

## 结语：苏黎世金融中心的漫长弧线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一本追溯苏黎世金融中心两千年历史的书，或许应当以一个任何情景都无法回答的问题作结：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苏黎世繁荣时期与衰落时期之间的差别？本书各章表明，有三项遗产最为重要。每一项都直接关系到未来十年的抉择。

第一项遗产是宗教改革留给这座城市的资本道德经济。茨温利于 1519 年来到大教堂（Grossmünster）任职，他曾领取教皇年金，并亲眼见过马里尼亚诺的战场。他在讲坛上抨击收买瑞士士兵和瑞士政策的外国年金。市议会禁止了这些年金，将被解散的宗教机构的财产交由公共机构管理，并通过 1525 年的济贫条例，将其用于救济贫民、兴办学校和供养教会。正如第 B.III 章所述，布林格教导说，财产是一种托管责任，为生产性目的出借资金而收取适度回报是合法的。这一时期留下的遗产是这样一种坚持：资本必须服务于某种目的，其来源至关重要，其管理须向公共权力负责。这一遗产延续至今，体现在《瑞士债务法》（CO）百分之五的法定利率中，体现在对基金会的监督中，也体现在经贝吉尔委员会进一步强化的原则中，即资产来源必须为人所知。未来十年关于制裁、关于可持续金融倡议以及关于继承财富征税的辩论，都是在这一传统之内展开的辩论。一个遗忘这一传统的金融中心将会发现——正如苏黎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在未申报外国资

## 结语：苏黎世金融中心的漫长弧线

金的那几十年中所经历的那样——声誉一旦丧失，只能缓慢地、以巨大代价才能恢复。

第二项遗产是行会城市的共识。1336 年的宪制将市议会席位分配给贵族会社（Constaffel）和各行会会长。此后直至 1498 年相继订立的各份宣誓书，建立起一套合议制的治理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无法长期执政。1489 年汉斯·瓦尔德曼的倒台，确立了对权力集中的持久不信任。各行会规范入会、培训和质量，并成为重要的资金出借方。它们在现代的继承者是各自律组织、瑞士银行家协会的各项守则，以及自 1977 年尽职调查协议以来一直是瑞士金融监管特征的国家与私人共同制定规则的结合。行会城市的共识也延续在直接民主之中：未来十年的每一项重大决定，从欧盟（EU）一揽子协议到养老金的筹资，都将由选民作出。2024 年、2025 年和 2026 年关于养老金、继承、移民和中立的公投表明，这一体系倾向于温和与延续。它很少带来迅速的改革，但也很少让金融中心被单一利益所俘获。

第三项遗产是埃舍尔时代。阿尔弗雷德·埃舍尔 1819 年生于苏黎世，1853 年参与创立东北铁路公司（Nordostbahn），1856 年参与创立瑞士信贷银行（Schweizerische Kreditanstalt），主持戈特哈德铁路项目，并自 1848 年起直至 1882 年去世一直担任国民院议员。他集政治与经济权力于一身，激起了民主运动，该运动于 19 世纪 60 年代末结束了他在苏黎世的主导地位。<sup>1</sup>埃舍尔时代表明了单一机构能够为一座城市成就什么。凭借瑞士信贷银行、联邦理工学院（Polytechnikum）和铁路，它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为苏黎世提供了现代金融中心的基础设施。它同样表明了这种集中所带来的危险。民主的回应是 1870 年成立的苏黎世州银行（Zürcher Kantonalbank）——一家服务于本州民众的公共银行——以及自那时起一直标志着苏黎世的私人银行与公共银行并存的双重结构。

当前关于 UBS 的辩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埃舍尔故事的第四幕。埃舍尔创立的瑞士信贷银行于 2023 年消失，被由瑞士联合银行（Bankgesellschaft）和瑞士银行公司（Bankverein）发展而来的那家银行所吸收。苏黎世再一次依赖于一家规模超出其政治常规尺度的机构。政治体系再一次试图将这家机构置于民主控制之下，同时又不破坏它所作出的贡献。其结果究竟是一项稳定的安排、一家规模更小的银行，还是一次迁离，将决定四种情景中的哪一种成为现实。这座城市的历史表明，答案将通过同样的结合而找到：共识、公共问责，以及对资本的道德严肃态度——正是这种结合曾带领它度过以往的种种危机。

本书之前的日内瓦卷描述了一座金融中心建立在私人财富、大宗商品和国际组织之上的城市。苏黎世的金融中心规模更大、更具机构性，也与少数大型公司的命运联系得更为紧密。两座城市共享联邦法律、瑞士法郎、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FINMA），以及一种其根源可追溯至 16 世纪归正宗纪律的声誉。2035 年，正如 1535 年一样，它们的繁荣将取决于他人是否愿意把钱托付给它们。自罗马关税官员在 *statio Turicensis*（苏黎世关税站）征收百分之二点五的关税以来，这种信任曾被赢得、失去、又再次赢得，如此反复多次。苏黎世最稳固地赢得这种信任的时候，是它让资本服务于其公民能够为之辩护的目的之时，是它对权力集中保持警惕之时，也是它愿意在危机迫使其改革之前主动改革其机构之时。

## 结语：苏黎世金融中心的漫长弧线

### 1 注释

1. 《瑞士历史词典》（HLS），Markus Bürgi, “Escher, Alfred”, 2020 年 1 月 20 日版本, <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03626/2020-01-20/>。

---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状况。

在线版本：[cn.helveticaregister.com/zurich-a-closing-reflection-the-long-arc-of-the-zurich-financial-centre](https://cn.helveticaregister.com/zurich-a-closing-reflection-the-long-arc-of-the-zurich-financial-centre)